

第一章 被討厭的嫡女

景和二十七年，冬。

唐家點絳院。

唐婉的及笄禮辦得極其簡單，一家子姊妹聚在她院裡，看著祖母親自給她挽上髮，便算禮成，不過兩刻鐘人就都散了。

四妹妹唐姝去而復返，饒有興致盯著唐婉頭上的玉簪子，「二姊姊頭上的簪子真好看，妹妹很喜歡，不知可否割愛？」

唐婉拔下簪子看了眼，這是祖母剛送她的及笄禮，成色不算好，但也不算不得多差，她記得這樣的簪子唐姝已經有好幾根了。

唐婉眼裡的情緒一閃而逝，轉而笑了，「四妹妹喜歡便拿去。」

她將簪子遞過去，唐姝不客氣的接過，左右打量兩眼，忽然手一鬆，簪子掉在地上，碎成了五六截。

「呀，二姊姊，真不好意思，妹妹不是故意的。」

丫鬟夏枝氣得不行，這是老太太送給姑娘的及笄禮，姑娘還沒焗熱呢，就被四姑娘給摔了。

她想同唐姝理論，卻被唐婉一個眼神瞪住了。

唐婉面上笑意不減，「簪子既送了四妹妹便是四妹妹的，四妹妹無須同我道歉的。」

「無趣。」唐姝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撂下這兩個字，轉身走了。

夏枝都被氣哭了，彎腰去撿地上的碎簪子，「姑娘，四姑娘就是故意的，這是老太太給您的及笄禮啊，她怎麼能……」

唐婉唇角的笑意淡去，「不過是根普通的玉簪罷了，也值當妳掉金豆子。」

「可姑娘一根也沒有啊。」

夏枝下意識接了話，話一出口她就後悔了，她這是在往姑娘心口上扎刀子啊！她偷偷看了唐婉一眼，見她沒什麼反應，趕緊藉著扔碎簪子出去了。

唐家商戶出身，三代經商，家底十分豐厚，即便在京城也算富庶的，這樣的簪子庫房裡多得是，唐婉雖然沒有，可見識卻是有的。

夏枝一出門就被春枝拉住了，「姑娘已經夠苦了，妳怎麼說話還這般不注意，成心讓姑娘難過不是？」她說著，接過夏枝手裡的碎簪子包起來。

夏枝不服氣，抹掉眼淚，「春枝姊姊，我氣不過啊，同樣都是太太嫡出的女兒，妳瞧瞧咱們姑娘過的日子……」

春枝趕緊去捂她的嘴，「妳小點聲，還想給咱們姑娘招禍不成？」她左右看了看，見沒人注意到這邊，才壓低聲音勸夏枝，「五根手指還有長短呢，太太偏愛四姑娘也在情理之中，沒有錯。」

「怎麼沒有錯，好好一個嫡姑娘這般作踐，府裡誰不知道，咱們大房就連庶出的五姑娘都比咱們姑娘得臉。」夏枝越說越氣，只恨不能立時去找太太理論理論。

「行了，妳還越說越起勁了，既然知道咱們姑娘處境艱難，就更該管住自己的嘴！」春枝難得語氣這般嚴厲，「姑娘這麼些年都忍過來了，如今已經及笄，以咱們姑娘的相貌，還愁沒有以後？」

唐婉站在窗前，將兩個丫頭的話聽了個七七八八，面上的表情卻絲毫沒有改變，恍若她們說的是別人一般，無關痛癢。

春枝一進來看到唐婉站的位置心裡就咯噔了一下，面上卻不敢表現出來，還笑著招呼唐婉，「姑娘快來，奴婢親自給姑娘煮的長壽麵，姑娘趕緊趁熱吃了。」

唐婉早上沒吃什麼東西，這會真的餓了，乖巧的走過來坐下吃麵。

見她吃得差不多了，春枝才從懷裡將那碎了的玉簪子拿出來放到桌上，「這個姑娘還是收著吧，往後若老太太問起來也有個說法。」

唐婉抬眸看了眼，「不必，扔了便是。」說罷繼續小口小口吃著麵。

春枝以為她心裡不痛快，勸道：「姑娘想開些，等以後嫁了人就好了。」

唐婉卻抬頭朝她笑，「春枝，沒關係的，這麼些年我早就習慣了，從前年紀小，或許對她們還有期待，如今……卻是不會了。」

春枝背過身悄悄擦了眼淚，今兒姑娘及笄，太太不僅沒來，連句話也沒讓下人來傳一下，世上怎會有這般狠心的親生母親！

春枝勸她，「姑娘也不必灰心，老太太總是心疼姑娘的。」

今兒是老太太親自給姑娘挽的髮呢，從前大姑娘及笄也沒這等待遇。

唐婉唇角扯出個苦澀的笑，有些事春枝看不明白，她卻是看得真真的，可這些話就不必說出來再讓春枝多擔一份心了。

主僕倆正說著話，外頭傳來夏枝的聲音，「繡蘭姊姊怎麼過來了，可是老太太有什麼吩咐？」

繡蘭是老太太院裡的一等丫頭，輕易不往點絳院來的。

繡蘭的聲音傳進來，「今兒二姑娘及笄，先前姑娘們都在，老太太不好說什麼，這會來請二姑娘過去說話呢。」

主僕倆對視一眼，見唐婉點了頭，春枝走出屋子，「勞煩姊姊走一趟，咱們姑娘換身衣裳就過去。」

待春枝重新進了屋子，唐婉已經收拾妥當，衣裳倒是沒有換，只頭上原本該是玉簪的地方重新插了根銀簪子。

春枝看在眼裡，沒有說話，跟在唐婉身後往唐老太太院子裡去了。

唐老太太住在福壽院，從點絳院過去，幾乎要橫穿整個唐府。

「姑娘，奴婢就說老太太心裡是有您的，您瞧，還特地叫您過去說話呢。」春枝忍不住替自家姑娘高興。

唐婉笑了下，沒有接話。

老太太也是這兩年才開始對她上心的，至於原因嘛，其實也不難猜。

進了唐老太太的院子，一陣檀香味撲鼻而來，唐老太太信佛，院裡設了小佛堂，每日早晚都會誦經祈福。

繡蘭站在屋外，見唐婉來了給她打簾，「二姑娘趕緊進屋裡去，老太太在裡頭候著呢。」

唐老太太正同身邊的田嬤嬤說話，聽見聲音，兩人停下話頭朝唐婉看過來。今兒日頭正好，唐婉站在門口，整個人隱匿在光線裡，瞧不清五官，卻映襯得她的身段纖細勻稱、玲瓏有致。

唐老太太心裡不由讚了聲，面上也露出幾分笑意，「二丫頭來了，快過來。」

唐婉規規矩矩給唐老太太行了禮，「祖母您找我。」

唐老太太拉著她的手，顯得十分親暱，「咱們祖孫倆許久不曾好好說說話了。」說著，她朝田嬤嬤看了眼。

田嬤嬤會意，將屋子裡的小丫頭都帶了下去，自己則守在了門口。

唐婉忽然明白老太太想說什麼了，她低垂著頭不說話，將平日人前沉默寡言的性子發揮到了極致。

唐老太太細細打量了她好一會兒，心裡默默給了句評價：倒是沉得住氣。

良久她緩緩開口，「二丫頭可怨祖母？」

唐婉心裡發笑，卻是霍然抬頭看向唐老太太，懵懂的眸子裡滿是震驚，「祖母何出此言？」

唐老太太歎了口氣，「這些年妳母親的所作所為祖母全看在眼裡，只是她是妳的親生母親，有些事祖母也不好插手，」說到這裡，唐老太太拉了唐婉一隻手握在掌心裡，「這些年苦了妳了。」

唐婉搖頭，「祖母，孫女不苦的，母親不喜孫女，定是孫女哪裡做得不夠好，不怨母親和祖母的。」

聞言，唐老太太欣慰的笑了，「妳能這麼想是最好的，」她輕拍了下唐婉的手，「妳是個好孩子，如今也及笄了，祖母今兒給妳交個底，妳是咱們唐家的女兒，將來妳的親事代表的是咱們唐家的臉面，祖母定親自為妳考慮，斷不叫妳受了委屈。」

「孫女謝祖母疼愛。」唐婉不著痕跡的抽回手，趕緊跪下來給唐老太太磕頭，面上羞得不敢抬眼看人，「祖母，其實孫女還想在家多留兩年，好給祖母盡孝呢。」

唐婉離開後，田嬤嬤進來伺候，唐老太太問她，「妳說，給二丫頭找個什麼樣的人家才好呢？」

田嬤嬤伺候唐老太太四十餘年，是府裡的老人了，唐老太太信任她，願意同她商量，她想了想，「二姑娘性子好，長得又好看，配什麼樣的人家都可以的。」

唐老太太卻搖頭，「士農工商，咱們唐家三代經商，商戶出身，身分低賤，她又生得這般模樣……」

田嬤嬤沒明白，但二姑娘生得好她是贊同的，「老太太說的是，二姑娘那模樣俊得滿京城也難找到第二個，到底是隨了她……」意識到自己犯了忌諱，趕緊頓住了口。

唐老太太看她一眼，沒有苛責，「我作夢都想讓唐家再上一層樓，如今看來，或許得靠二丫頭了。」

這句田嬤嬤聽明白了，老太太的意思是想讓二姑娘高嫁，可唐家的身分擺在這裡，想做高門大戶的正妻只怕不易，但憑著二姑娘的姿容，想做一府寵妾還是綽綽有

餘的……

點絳院。

春枝得知了唐老太太與唐婉說的話，高興得不知說什麼才好，「姑娘、姑娘，奴婢就說老太太心裡是有您的，如今奴婢只盼著您能嫁得如意郎君，早日脫離這個苦海。」

唐婉勾了勾唇角，心裡的話到底沒說出來，且讓春枝作幾日美夢吧。

老太太的算計她豈會聽不明白，明明都是她至親的親人，按理說這些年早該習慣的，可事到臨頭她才發現，還是無法淡然視之。

心裡就像被針扎過，不是很痛，但細細密密，無處不在。

若問這些年的困苦磨難帶給了唐婉什麼，便是她這一手的好字了。

自懂事起，每回心裡苦悶無法發洩時，她便強逼著自己練字，久而久之，她的書法倒是日益精進，到如今儼然已有大家的風範。

提筆蘸墨，墨汁在紙上暈染開來，不過寥寥幾筆，精湛的草書便躍然紙上。

春枝在一旁看傻了眼，往常姑娘只在心情特別煩悶的時候才會寫這種看不懂的字，今兒這是怎麼了？

心裡有疑慮，但她不敢問。

正想著，卻聽唐婉問她，「這個字如何？」

春枝有些為難，「姑娘的字自是極好的，只是這個字奴婢……不認識。」

唐婉笑了下，沒有多說什麼，「罷了，春枝妳下去吧，我一個人靜一靜。」

她看著紙上龍飛鳳舞的「蔣」字，心裡終於有了些暖意，這些年若不是蔣姊姊，只怕她又是另一幅光景了。

她這字一寫便是一下午，直到春枝掌了燈進來才停下。

「姑娘，晚膳取來了，先用吧。」春枝將食盒放到桌上，「下午的時候太太派人來看過姑娘，當時姑娘在練字，奴婢便沒讓人進來打擾。」

唐婉正在淨手，聞言停了動作，眸光含笑的望著春枝。

春枝被她盯著有些不自在，「姑、姑娘這般看著奴婢做什麼？」

「若母親真派人來，依著妳的性子怎會不進來叫我？」她一點也不惱，說完拿帕子擦乾手，走到桌邊坐下，「早與妳說過，這麼些年我早習慣了，不存希望便沒有失望，春枝妳不必哄我的。」

春枝訝然，沒想到自己精心準備的措詞一下子就被識破了，「……姑娘怎的這般聰惠？」

唐婉笑了，「我的好春枝，是妳太笨了。」

春枝看著她的笑顏，心裡越發難受，二姑娘這樣好，為何太太就是不喜，卻將那驕縱蠻橫的四姑娘疼進了骨子裡？

吃過晚飯，唐婉在院子裡走了兩圈，然後吩咐春枝打水給她洗漱。

「妳們也早些睡，明兒還得早起去給祖母請安呢。」

唐家是商賈之家，規矩不似那些世家大族嚴苛，晨昏定省每旬才一回，也正因為如此，每回請安才格外隆重，半點馬虎不得。

春枝道了聲是，伺候唐婉躺下便吹燈退了出去。

自唐婉五歲那年落水後，夜裡睡覺便不喜房裡有人，所以她和夏枝每晚都是回自己的下人房睡的，不似別的姑娘那裡需要守夜。

次日，春枝卯初進來伺候唐婉洗漱穿衣，待收拾妥當，主僕倆便往唐老太太的福壽院去了。

到福壽院時天才濛濛亮，繡蘭看到她們卻一點也不意外，這麼些年，二姑娘都是這個時辰來請安，若她哪回晚了才要奇怪。

「二姑娘稍坐片刻，老太太一會兒便出來了。」

繡蘭將人引進正堂，上了茶，這才轉身入了內院伺候。

唐老太太一出來便看見唐婉端端正正的坐在下首最末端，她低垂著眉眼，小巧的櫻桃唇點了唇脂，鮮豔欲滴，皮膚也白，一身月白衣裙穿在她身上，竟不知是人襯裙還是裙襯人。

唐老太太不由在心底裡讚了聲，二丫頭這般安靜乖巧坐著的模樣像極了當年的那人，即便她再不喜，也不得不承認那人生得極美，生出來的女兒也美，且與那人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想到那人，唐老太太心裡其實是不太高興的，但二丫頭就在跟前，她沒有表現出來，「二丫頭來了，每回妳都是最早的。」

唐婉站起來行禮，「孫女給祖母請安，祝祖母福壽安康。」

不多會兒，唐婉的父親唐業成來了，身後跟著妻子趙氏並大房的幾個兒女。

唐婉站起來朝他們行禮，「父親、母親，大哥、二哥，四妹妹、五妹妹。」

大房共五個孩子，除了五妹妹唐如是庶出，其餘皆是趙氏嫡出的孩子，唐婉也是。唐業成腳步未停，淡淡應了聲，趙氏則當作沒聽見，帶著兄妹幾人徑直從她身前走了過去。

唐婉重新坐回椅子裡，低垂著眸子，面上看不出任何情緒。

唐老太太只當沒看見，笑著受了大兒子一家的見禮，讓眾人紛紛落坐。

這邊才剛坐下，二房唐業興一家子也來了，二太太劉氏只生了一子一女，其他三個兒女皆是庶出，又是一番見禮。

緊接三房的唐業盛和三太太陳氏，還有他們的獨子唐燁也來了。

唐燁今年才五歲，唐老太太最寵這個最小的孫子，見他來了，趕緊朝他招手，「燁哥兒快到祖母身邊來。」

「祖母。」

唐燁邁著小短腿過去，一下子撲進了唐老太太懷裡，軟糯的聲音直把唐老太太的心都喊化了。

唐婉不由抬頭瞧，唐家一大家子聚在這裡，原本寬敞的正堂這會兒顯得有些擁擠，眾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逗唐老太太開心，其樂融融，只她一人似是多餘的。

「二妹妹今兒這身衣裳真好看。」

突然被點名，唐婉朝聲音的源頭看過去，是她的二孀劉氏。

劉氏頓了頓，「只是配這木簪有些不妥，當配玉簪才是。」

春枝聞言心裡咯噔一聲，早上她便覺得這般打扮不妥，可姑娘執意如此，姑娘向來很有主意，自己便沒有再堅持，早知會當著全家的面被提出來落了姑娘的面子，她應該堅持的。

劉氏話音剛落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唐婉身上。

唐婉佯裝紅了臉，低頭恭順應是，「二孀說得是，是我考慮不周。」

大房二房向來不對盤，她故意這般打扮，等的便是劉氏的酸話。

唐老太太原本沒注意到，這會再看眉頭也不禁皺起來，「二丫頭，昨兒不是剛送了妳一根玉簪，如何不戴出來，可是不喜？」

唐老太太這話一出，唐姝就變了臉色，這會兒一大家子都在，若唐婉將實情說出來，老太太向來疼自己，或許不會說什麼，可是二孀就不一定了。

二孀與母親向來不睦，即便這事和母親無關，但經二孀的嘴傳出去肯定不是這麼回事。

她不由看向唐婉，目光中帶著警告，正好唐婉也朝她看過去，兩人視線撞上，唐姝眼裡的警告意味更重了。

唐婉心裡冷笑，卻是低頭不再看唐姝，聲音也有些怯怯的，「祖母，玉簪貴重，孫女輕易不敢戴出來，若不小心摔了，便糟蹋了祖母的心意了。」

堂上眾人面色各異。唐家三代經商，家底十分豐厚，在京城也是排得上號的富賈，家裡的姑娘自幼嬌養，別說不小心摔了一根玉簪，便是成把的將玉簪拿來摔著玩，只為聽個聲響也是可以的，斷不至於如此寒酸。

唐姝聞言鬆了一口氣，同時又不由嗤笑出聲。

劉氏的目光落在趙氏身上，「聽二侄女這麼一說，我倒是想起來了，似乎從未見二侄女戴過玉飾，倒不似四侄女，每天都戴還能不重樣的。」

她一直不滿大房占了唐家的大部分產業，一有機會便會尋大房的不痛快，這會她看著趙氏，目光裡是隱藏不住的挑釁。

陳氏的目光也落到趙氏身上，這些年趙氏是怎麼對待唐婉的她都看在眼裡，只是畢竟隔了房，她也不好說什麼做什麼，只私下心疼這孩子。

這些年趙氏在唐家過得如魚得水，何曾這般受過別人的眼刀子，手掌重重拍在身旁的几上，語氣也極為凌厲，「二丫頭這話什麼意思，是說這些年我虧待妳了不成？」

當著唐老太太的面，她不敢直接質問劉氏，便將矛頭對著唐婉。

明眼人都知道，趙氏這是心虛。

唐婉這會兒心情有些複雜，這一幕是她設計的沒錯，但她也料不到趙氏會如何說話，這會親眼瞧見趙氏的反應，親耳聽見趙氏的話，她又不是聖人，哪裡做得到完全不難過。

哪個孩子不期望得到親生母親的疼愛和憐惜，她也不例外，可是這麼多年下來，

她在趙氏這裡卻是一絲一毫都沒有得到過。

有時候她甚至想，即便是條狗養了十五年，多少也該有些感情，可趙氏對她呢？或許在趙氏眼裡，她連條狗都不如。

她垂下眸子，掩住裡面翻湧的情緒，趕緊跪下來認錯，「母親息怒，是女兒不會說話惹母親生氣了，都是女兒的錯。」

唐老太太冷眼瞧著，越看心裡越滿意。這丫頭性子綿軟，男人們都喜好這一口，且她又生得這般貌美，想進高門大戶做個寵妾應該不難。

最重要的是她這性子好拿捏，日後不愁她不為唐家謀利。

這般想著，她的眉頭舒展開來，「行了，多大點事，」她回頭衝身邊的田嬾嬾道：「回頭妳親自去寶珠閣給二丫頭挑些首飾，金銀玉飾都備幾套，如今二丫頭也及笄了，比不得從前，可不能再隨意馬虎了。」

一番話恩威並施，既是說與唐婉聽的，也是說與趙氏聽的。

寶珠閣是唐家的產業，經營各類首飾，主打樣式新穎做工精細，每回出了新品都是京城貴女們爭相購買的物件，可以說寶珠閣的每件首飾都價值千金。

關鍵是有錢還不一定買得到，因為每款新品就出那麼幾件，賣完就沒有了。

唐老太太這話一出，代表從今兒開始，她要重視唐婉了。

唐姝的臉色最是精彩，明明一開始都是在質問唐婉的，怎麼就變成這樣了？還讓唐婉得了寶珠閣的首飾，她才只有兩件而已，祖母一出口便是備幾套，那得值多少銀子？

她唐婉，憑什麼？

唐姝剛要說話，上頭的唐老太太便又開了口，「家裡的姑娘們也都大了，眼下距離臘八不過幾日，都回去準備準備，那天隨我老婆子一道去寺裡見見世面。」

唐家姑娘自幼嬌養，輕易出不得門，聽見能出門，幾個女兒家都很高興，齊聲向唐老太太道謝，聲音裡都是掩藏不住的喜悅。

唐婉也跟著道謝，面上看著樂呵，心裡卻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。

每年臘八唐老太太都會去寺裡拜佛上香，往常從來不帶她們去，今年卻一反常態，聯想前幾日發生的事情，她直覺沒什麼好事。

午後，田嬾嬾帶著寶珠閣的首飾來了點絳院。

「老太太是真的看重二姑娘，」田嬾嬾臉上笑出了褶子，「二姑娘快瞧瞧這些首飾，若哪個不得姑娘心意，老奴再重新挑了送過來。」

自從得知了老太太的心思，田嬾嬾對唐婉也上了心，老太太既交代了這樣的差事，她順手賣唐婉一個人情也樂意。

唐婉瞧了眼，田嬾嬾共拿了十套首飾過來，兩套銀的、四套金的、四套玉的，老太太這回出手可謂大方了。

唐老太太越是這般，她便越是肯定了心裡的猜測，面上笑著回田嬾嬾，「嬾嬾好眼光，樣樣都是頂好的，還請嬾嬾替我謝過祖母。」

「二姑娘放心，姑娘的孝心老太太都看在眼裡記在心裡呢，不會委屈姑娘的。」話說到這分上，田嬤嬤也該回去了，唐婉讓春枝送她出門。

田嬤嬤跟著春枝往外走，冷不防房裡有聲音傳出來，「姑娘，昨兒四姑娘故意摔了您的玉簪子，今兒老太太便送了這許……」

「夏枝！」

唐婉打斷她，聲音是平日少有的嚴厲，緊接著便是夏枝討饒的聲音，「姑娘，奴婢錯了，奴婢再也不敢亂說了……」

春枝愣了一下，倒是田嬤嬤，腳下頓都沒有頓，恍若沒聽見一般。

眼見田嬤嬤出了院門走遠了，春枝才折回來，正欲教訓夏枝胡亂說話，卻見夏枝在給姑娘捏肩，一臉的笑意。

「姑娘，奴婢演得如何？」

唐婉把玩著手裡的木簪子，故意不誇她，「捏得不錯。」

春枝又怔了一下，隨即反應過來兩人是在演戲給田嬤嬤看，她有些不贊同的看了夏枝一眼，正欲勸姑娘再忍忍，卻聽夏枝說道——

「春枝姊姊，單純的忍讓是沒有用的，受了委屈一定要說出來讓人知道。」

春枝無言以對，不由去看唐婉，「姑娘……」

唐婉將她拉到身邊，「夏枝說得沒錯，春枝妳一直說老太太對我上心，這回且讓妳看清楚吧。」

這話春枝不甚明瞭，不過她也沒問，姑娘向來極有主意，這些年雖過得不好，明面上總是被人欺負，但姑娘都有法子從別的地方找補回來，真正的虧倒是沒吃多少。

第二章 看破算計努力自救

福壽院。

田嬤嬤將唐婉的反應一五一十的全說與了唐老太太。

唐老太太滿意的點了點頭，「她從沒用過這樣好的東西，平白得了這些自然看著樣樣都好。」

「誰說不是呢。」田嬤嬤頓了下，猶豫著要不要將聽到的那話傳給唐老太太。

唐老太太看出她的猶豫，淡淡瞥了眼，「有話就說。」

田嬤嬤恭敬應了聲，「老奴回來的時候無意中聽到了那院裡丫頭的話，說、說您昨兒送給二姑娘的玉簪被四姑娘摔碎了。」

唐老太太「哦」了一聲，「怪道今兒不戴出來，」說完又笑了，「她性子還真是軟，若換成別人，指不定早嚷嚷著鬧開了。」

田嬤嬤附和，「二姑娘向來是個好性子。」

不好，也不至於在趙氏手底下過得那般艱難了，府裡得臉的大丫鬟都比她過得體面。

晚間，夏枝去廚房取晚膳時聽了些消息，忙不迭的回來同唐婉說。

「姑娘，奴婢聽說下午的時候，四姑娘那也得了幾套寶珠閣的首飾，其他姑娘那裡也都各得了一套。」夏枝說這話的時候氣都沒喘勻，語氣也憤憤的，「老太太明知道四姑娘是故意摔了您的簪子的。」

春枝也在屋裡頭聽了這話，臉色頓時也不好看了，「姑娘，老太太這是何意？」

「祖母這是在敲打我，」唐婉說得漫不經心，她早料到會這般，「讓我別恃寵而驕，認清自己在這個家中的地位。」

還沒開始寵呢，就讓她別恃寵而驕了。

「姑娘？」春枝心疼得不行，她們姑娘自幼不得老太太喜歡，也就這兩年老太太才對姑娘稍微上點心，她本以為姑娘的日子要好過了，沒想到竟還是入不了老太太的眼。

唐婉知道她想說什麼，輕拍她的手安慰她，「這下妳知道老太太對我的態度了，可還認為她是真心對我上心？」

春枝不知道說什麼才好，扭過頭悄悄抹了把眼淚。

夏枝心裡也不好受，想也不想便脫口而出，「姑娘，她們不疼您，奴婢和春枝姊姊疼您。」

唐婉被她逗笑了，「是是是，天底下就妳倆最疼我了。」

還有蔣姊姊。

吃了晚飯，唐婉與兩人又說了會話，便打發她們下去睡覺了，自己則在書案前坐下，手裡把玩著白日裡的那根木簪子。

這是蔣姊姊送與她的及笄禮，雖不值錢，卻是蔣姊姊親手雕的，今兒她便利用這根簪子換了寶珠閣十套頭面，可在她心裡，那十套頭面遠不及這根簪子貴重。

有好幾日不曾與蔣姊姊通信了，她想了想，鋪開案上的信紙，提筆寫信。

她要將這幾日發生的事情說與蔣姊姊，聽聽她的看法。

寫好了信她便吹熄房裡的燈，直到確定丫頭們都睡著了，才揣著信躡手躡腳出了院子。

唐府的花園裡有座假山，假山緊靠著圍牆，唐婉繞到假山後頭，蹲下身子摳出最底下的那塊磚，藉著月光可以看出那裡有個洞，洞裡放著個竹筒。

唐婉將信塞進竹筒裡，又將磚原樣放回去，這才輕聲喚了兩聲「蔣姊姊」，等一會兒見無人應答，她才離開這裡回去了。

她離開後不久，一道修長挺拔的身影出現在圍牆另一面，他蹲下身子，在牆的另一邊與唐婉相對應的地方摳了摳，不一會兒拿出竹筒，取出裡面的信帶回了屋子。屋子裡點著燈，映照出男子稜角分明的冷峻面容，他從懷裡拿出信，好看的唇角不自覺往上提了提。

隔壁的小哭包又給他寫信了，這回不知道寫的是什麼？

他還記得第一回見小哭包時的情景，那時候小哭包才五歲，他也才搬到這宅子不久。

那天晚上他心情煩悶，坐在樹上躲清靜，才坐下沒多久，牆那邊來了個小小的女

孩兒，一個人抱膝蜷縮著躲在假山和圍牆中間，抽抽噎噎哭個不停。

他本就心情煩悶，一聽這哭聲更是鬱悶得不行，本想一走了之，可小女孩兒看著可憐兮兮的，他沒忍住便問了一句，「小孩，妳哭什麼？」

他那時也才十一歲，聲音雌雄莫辨，小女孩聽見聲音四下裡看了看卻沒瞧見人，立即嚇得不敢哭了，打著哭嗝的喚，「神、神仙姊姊？」

他愣了一下，決定不和小孩子計較，便沒有出聲反駁，不但沒反駁，還鬼使神差的「嗯」了一聲，算是應下了。

小哭包見他應了，立即改成跪姿，「神仙姊姊，婉婉的娘親不要婉婉了，妳幫幫婉婉，婉婉想要娘親疼。」

他問：「為何說妳……娘親不要妳了？」

說到娘親兩個字時他明顯頓了一下，他一出生便沒了娘，從未喚過誰娘親，這會說出口覺得有些彆扭。

說到這個，小哭包又哭上了，斷斷續續將事情說明白了，「明明是四妹妹推我下水的，可是娘親不信我，還打了我，我病了好久，娘親一次也沒來看過我。」

他怔住了，不為別的，因為這件事情他當時在樹上看了個清清楚楚。

那天他剛搬來這個宅子，福伯指揮人整理院子，他百無聊賴便上了樹，然後看到一個小女孩被另一個更小的女孩兒推進了池子裡。

寒冬臘月的天，他光看著都覺得冷，等小女孩被救上來時已經是出氣多進氣少，卻拚著一口氣沒暈過去，死死拽住了一位婦人的衣裳，說是被妹妹推下水的，沒想到那婦人想也沒想反手給了她一巴掌，說她誣陷妹妹。

他當時看到都驚了，但想著這是人家的家事，裡面或許涉及嫡庶陰私，看過便算了。

可這會聽了小哭包的話，他才驚覺她與那個推她下水的妹妹竟是一母同胞的。

在他的想像裡，娘親應該是個特別美好的稱呼，卻在這一刻被那婦人生生玷汙了。當時是怎麼安慰小哭包來著的，隔得太久都忘了。

一晃十年過去了，當年的小哭包如今已經長大及笄，但他還是喜歡喚她「小哭包」。他的目光落在信紙上，看到抬頭的「蔣姊姊」三個字時，提著的唇角瞬間拉平了。當年的他怎麼也沒想到，鬼使神差的一個「嗯」字，竟讓他頂著這個「姊姊」身分，一頂便是十年，好在小哭包到現在為止還沒見過他，不然他都不知道該怎麼去圓這個謊。

他接著往下看，看到她說很喜歡他送的木簪時，心裡是滿滿的成就感，嘴角不由自主又翹了上去，等一口氣看完所有的內容，他卻是怎麼也笑不出來了。

小哭包在唐家過得並不好，他從一開始便知道，這些年也明裡暗裡提點了她許多，可看了信上的內容，他還是低估了唐老太太的私心。

唐家雖是商賈之家，但孫女養得精貴，唐老太太輕易不讓她們出門，住在這條街上的人家都知道。可就是這樣一個人，臘八這樣的節日卻要帶孫女們去寺裡上香。臘八是釋迦牟尼的得道之日，寺裡必定人多，且依著唐家的財力，唐老太太去的必定是京城專供達官貴人們去的普濟寺，如此這般，唐老太太的心思便昭然若揭。

了。

不行！小哭包是他看著長大的，他得跟過去瞧瞧。

臘八這日，唐婉早早的便起來了。

春枝過來給她梳妝，她擺了擺手，「春枝，妳心細，且去看看帶的東西是否都齊全了，在外比不得家裡，若缺了什麼便麻煩了。」

春枝出去了，唐婉讓夏枝給她梳妝。

夏枝是個機靈的，一瞧便明白了唐婉的心思，給她挽了個普通的團髻，髮上只簪了根金簪，「姑娘，老太太重面子，咱們今兒出門，這金簪是必須的。」

唐婉也知這個理，點了點頭，沒有多說什麼。

夏枝捧了衣裳過來，面上有些為難，「姑娘，這兩身都太鮮亮了，今兒是去上香，穿這般鮮亮不太合適，要不咱們換一身吧。」

這兩身衣裳是前天唐老太太派人送來的，當時唐婉在午睡，待醒來看見，心中便肯定了老太太對她的心思。

她隨意掃了眼，「不打緊的，既是老太太送來，便隨便挑一身穿上吧。」

若是不穿，待會見了老太太，也必定要讓她回來換的，反正都是要穿，何苦來哉。

待到了垂花門，主僕幾人便瞧見唐老太太也過來了。

「祖母。」唐婉給唐老太太行禮。

唐老太太見她穿了自個兒送去的衣裳，心裡滿意幾分，再上下打量她幾眼，更滿意了。

真不愧是那人的女兒，原先穿得素淨，身上自有一股子仙氣兒，瞧著讓人不忍沾染，如今穿了這般豔麗的衣裳，竟沒能奪了那通身的仙氣兒，倒添了些人間富貴氣，實在勾人得緊，她一個老婆子瞧了都忍不住要多看幾眼，何況男人？

她臉上掛著笑，「妳這年紀的孩子就該穿這樣鮮亮的衣裳，瞧這一身穿在妳身上多好看，」她頓了頓，目光落在唐婉頭上，「這頭髮誰梳的，太簡單了，前頭不是給了妳首飾，怎的就簪了一支金簪？」

見唐老太太發難，夏枝便想跪下認錯，她跪總比她家姑娘跪要好。

唐婉卻快她一步，「祖母，這身衣裳鮮亮，若頭飾過重便顯得累贅了，反倒不妥，這事不能怪丫頭，是孫女的主意，孫女覺得這般正好。」

唐老太太略微一想，也有幾分道理，便沒有再追究。

不一會兒，趙氏和劉氏都領著女兒們過來了，陳氏派人來說燁哥兒突然鬧了肚子，她留下照顧燁哥兒便不去了。

唐老太太面色有幾分不豫，但念著孫子更重要些，便由著陳氏去了。

「二丫頭與我一輛車。」說著，她拉著唐婉的手進了最寬敞的那輛馬車。

見唐老太太如此，趙氏帶著四姑娘唐姝進了一輛馬車，劉氏也帶著大姑娘唐媛進了一輛馬車，剩下了庶出的三姑娘唐妍、五姑娘唐如和六姑娘唐媪。

三人面面相覷，猶豫片刻後都上了後一輛馬車。

主子們都上車了，跟著去的丫頭婆子以及帶著的一應物品則擠在後面兩輛馬車裡。一行六輛馬車，浩浩蕩蕩出發了。

唐婉坐在馬車裡，垂著眸子看腳背，一言不發，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樣。

唐老太太越看越滿意，「二丫頭有三年未出過門，可是緊張了？」

唐婉點頭應是。

唐老太太便笑了，「不必緊張，今兒就是帶妳們出來見世面的，待會上了香讓丫頭帶妳四處走走看看，總是悶在府裡，膽子都悶小了。」

唐婉又應了聲是，過了半晌才怯怯開了口，「祖母，今兒寺裡怕是人多，不打緊嗎？」

唐老太太親暱的拉著她的手，「不打緊，咱們去的不是一般的寺廟，是專供京中達官貴人們上香的普濟寺，人再多也不會多到哪裡去的。」

這麼一說唐婉便明白了，唐老太太這是想讓她在達官貴人們跟前露臉呢。

她這祖母，算盤倒是打得精。

普濟寺占地極廣，等唐婉下了馬車便發現果真如唐老太太所言，寺裡人雖多，但因著地廣便不覺得如何了。

唐老太太先帶著眾人上香磕頭，接著又去吃了寺裡的臘八粥，最後捐了一大筆香油錢，然後才發話，「難得出來，都各自走走看看吧，不必守著我一個老婆子了。」

眾人應下，唐老太太卻單獨叫住了劉氏母女，待眾人走遠了，不知說了什麼，劉氏高高興興領著唐媛離開了。

夏枝回頭看見了，示意唐婉看，輕聲問：「姑娘，您說老太太同二房說了什麼？」

「想知道？」唐婉笑了下，故作高深的模樣惹得夏枝抓心撓肝，然後才道：「不難猜，祖母不會平白帶咱們出來的，前幾日不是有媒人來家裡替大姊姊說親嗎，且今兒大姊姊穿著打扮處處透著端莊溫婉的勁兒，估摸著是兩家約在這裡見面，若瞧對了眼，這親事便定下了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」夏枝恍然大悟，又問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太太只需帶著大姑娘出來便好了，為何將姑娘們全帶出來了？」

「平日裡挺機靈的，這會怎的想不通了？」唐婉揶揄她。

「奴婢自是沒有姑娘聰慧。」夏枝乖乖服軟，「姑娘快點告訴奴婢吧。」

夏枝這丫頭機靈，挺得唐婉的心，這會便想著提點提點她。

「如今我也及笄該說親了，三妹妹下個月便也及笄，其他幾位妹妹與我們相差不過一兩歲，都到了相看人家的年紀，我便罷了，或許祖母是真存了讓妹妹們見見世面的心思吧。」

夏枝仔細琢磨唐婉話裡的意思，忽然間想明白了什麼，猛的頓住了步子，臉也刷地白了，「姑娘，老太太對您到底是存了什麼心思？」

這回唐婉不答她了，反問她，「可瞧見二孀她們往哪個方向去了？」

夏枝這會兒心裡亂得很，她道為何老太太會送兩身鮮亮的衣裳過來呢，她反拉住唐婉，「姑娘，咱們別走了，回馬車裡待著吧，實在不行便回大殿裡，真的不好

再走了。」

唐婉卻搖頭，「老太太的性子妳難道不知，若是不依著她說的做，回去以後咱們能討著好？」她拍拍夏枝的手，「放心，我心裡有數。」

她又將先前的問題問了一遍，夏枝指了個方向，不明白她為何要問這個，想問卻終究沒能問出來。

唐婉瞧她的模樣便知她在想什麼，主動給她解惑，「走吧，祖母挖了坑給我跳，我總得自保不是？」

聽她的語氣這是有法子應對了，夏枝心裡才好受了些，領著唐婉避開唐家人朝劉氏母女離開的方向去了。

主僕倆走了約莫一刻鐘，越走越偏，夏枝都懷疑她們是不是走岔了的時候，前頭隱約傳來了說話聲。

兩人放輕腳步走近，偷偷朝聲音的來處看了眼，果然見著劉氏母女並一對母子坐在樹下的石凳上說話，瞧模樣，兩邊似是談得不錯。

那婦人唐婉認識，是唐家生意夥伴顧家的當家主母，想來那男子便是顧家的兒郎了，只不知排行第幾。

主僕倆往後退了幾步，唐婉朝夏枝點了點頭，夏枝會意，聲音沒有刻意壓低，好讓那邊四人也能聽見，「姑娘快看，那裡有片竹林，咱們過去看看吧。」

她一面說一面指著前方讓唐婉看，等說完，兩人正好走出拐角，走進了四人的視野中。

雙方都愣了一下，夏枝的手還僵在半空中沒有放下來，還是唐婉出聲提醒，她才不好意思的收回手。

既然見著了，又都是認識的，自然免不了打聲招呼。

「二嬸、顧太太。」

唐婉朝兩位長輩行禮，又招呼了聲「大姊姊」，然後看了眼對面的男子，因不認識，她只福了福，便羞得低下了頭。

她本就生得美，今兒又穿得豔麗，這副害羞的模樣落在別人眼裡便格外勾人，對面的顧承直接看傻了眼。

劉氏母女的臉色也不好看，今兒相親，若問劉氏母女最不想在這裡看見誰，那便是唐婉了。

唐婉長得比唐家任何人都好看，即便劉氏再不願也不得不承認，與唐婉相比，自己女兒的樣貌著實不夠看，今兒她又穿得豔麗，這般一對比，她的媛兒立即被襯成了無鹽。

這不，人才剛來，便勾走了顧家兒郎的魂兒。

劉氏母女心裡那個氣啊！

唐婉將她們的表情全看在眼裡，心裡卻掀不起一點兒波瀾。

在唐家，誰都知道她的處境，卻沒有人對她伸出過援手，她這位好大姊非但沒幫過她，還時不時踩她一腳，這種時候就不能怪她不地道了。

她要自救，當然得利用一切能利用的，她也沒有別的可以倚仗，所幸老天給了這

樣一副好樣貌，若不用才是罪過了。

顧太太許氏去唐家做過幾回客，見過唐家的姑娘們，因這女孩兒生得太過好看，又是個軟乎性子，對她的印象最深。「妳是大房的婉姐兒？」

唐婉笑著應是，眉眼彎彎的模樣讓人看得打心底裡覺得甜。「顧太太記性真好。」

說罷，她似才反應過來四人在做什麼，立即慌了，好在她及時冷靜下來，不好意思的又笑了下，「那個，侄女正要同丫鬟去那邊竹林，便不打擾了。」

說罷，主僕倆逃也似的離開了。

顧承看著她們離開的背影，好一會兒沒能回過神。

待兩人出了幾人視線，夏枝不解的問：「姑娘為何要這般做？接下來咱們該怎麼辦？」

唐婉呼出一口氣，「夏枝，我其實在賭，賭大姊姊對我是否還存有姊妹情誼，若大姊姊還顧念著姊妹之情，那咱們剛剛做的便一點用都沒有；可若大姊姊不顧念姊妹之情，那她的這樁親事就算被我毀了。」

夏枝滿不在乎，「姑娘，大姑娘從小便嫉妒您的樣貌，這些年沒少給您苦頭吃，您不必心疼她。」

「不是心疼她，我只是怕低估了她。」

這些年，唐婉早將唐家每個人的脾性都摸透了，她只是擔心唐媛在外顧忌著面子不肯發作罷了。

主僕倆其實沒走遠，暗中觀察著那邊的動靜，不一會兒，他們便有說有笑的走出來了，然後說了些場面話就分開了。

等人都走遠了些，唐婉示意夏枝跟上，「走，咱們遠遠的跟在顧家母子後面。」

夏枝趕緊跟上來，卻不太明白，「……咱們不去找大姑娘？」

「不用咱們找她，她自會來找咱們的。」

唐婉也不多解釋，帶著夏枝遠遠綴在顧家母子後頭。

走出去老遠，瞧著快到大殿，再往前人就多了，唐婉隱隱有些擔心，莫不是唐媛今兒真改了性子？

正想著，拐角另一頭響起唐媛的聲音，「唐婉。」

她連一聲二妹也不願意喊，可見是不打算顧念姊妹之情了。

唐婉輕輕呼出一口氣，露出個天真無邪的笑，聲音也帶些揶揄，「大姊姊怎麼在這兒，不是應該……」說罷，她還捂著嘴輕笑。

唐媛原本心裡就有氣，這會兒見著她笑，心裡那股子火氣更甚了，想也沒想，甩手給了唐婉一巴掌。

唐婉的笑僵住了，臉上疼得厲害，她驚呼出聲，「大姊姊，為何打我？」

唐媛拿手指著她，狠厲的模樣哪裡像個姊姊，恍若對面站著的是她的殺父仇人。

「打的便是妳這狐媚子，長得一副騷狐狸的模樣，成天就知道勾引男人！」話落，她還朝地上啐了一口，「明知我在後頭見顧公子，卻巴巴的湊過來，妳這不要臉的，才多大就想著同姊姊搶男人？」

她越說火氣越大，又想動手搨唐婉，卻被夏枝攔住了，「大姑娘，您不能不講理呀，您今兒要見顧公子的事兒可沒人知會過咱們姑娘，且會往那邊走只是奴婢想帶姑娘去看看竹林，您怎能不分青紅皂白就打咱們姑娘呢？您太不講理了。」夏枝這會已經明白了姑娘的用意，故意說得很大聲，想將前面的顧家母子引過來。顧承其實在唐婉剛開口的時候便聽出來，畢竟不久前才見過，也聽過她的聲音，他是有意想過來見見唐婉的。

但想到先前母親同他說的，唐婉長得太美，他們顧家只是普通商戶，即便娶回去了也不見得能守得住，還會給家裡招禍，且看唐老太太的意思也是指著唐婉高嫁的，他便歇了心思。

可是當他聽到那一聲清脆響亮的耳光時，腦子一熱，便將什麼都拋到腦後了。等走到幾人跟前，便看到剛剛在他面前還端莊爛雅的唐媛又想動手打唐婉，好在被唐婉的丫頭攔住了。

唐媛這會正在氣頭上，注意力全在唐婉主僕二人身上，哪裡注意到還有別人，見被夏枝攔住，她想也沒想抬腳便去踹夏枝，「妳個丫鬢也敢教訓本姑娘！看本姑娘不踢死妳個賤蹄子！」

先前她的丫鬢被她打發出去找唐婉了，這會身邊沒有人，自然就不會有人提醒她。夏枝餘光早發現了顧承，見她踢過來，順勢倒在地上，裝作很疼的樣子。

唐婉趕緊撲到夏枝身前查看。

唐媛一見這架式，又抬腳想連唐婉一起踹，誰知才剛抬起一條腿，另一條腿的膝彎處便不知被什麼東西重重砸了下，她吃痛，身體重心不穩，一下子狠狠摔到地上，痛得她齙牙咧嘴。

在顧承看來，便是她想踢人不成，結果自己卻摔倒了。

唐媛直到這時才看見了一旁的顧承，驚得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由往顧承那裡看，又看到了站在他身後的顧太太。

唐媛慌了，她明明是瞧著這裡只有唐婉主僕二人的，他們是何時來的？看了多久了？

先前母親一直對顧太太說她端莊爛雅、禮讓姊妹，可眼下這一幕被顧家母子看在眼里，他們會怎麼想她？

可她不知道的是，顧太太想得比她更多。

這裡是普濟寺，京城最有名的寺廟，專供達官貴人來上香拜佛，他們兩家能進到這裡來，自是花了不少銀子又托了關係，且這裡是佛門淨地，這唐家大姑娘在這裡便能對自家妹妹做出如此惡行，私下還不知會如何呢。

這樣的姑娘若真娶進門，說不定能攪得他們整個顧家不得安寧。

不過心裡再怎麼想，顧太太面上還是挺和氣，也不點破之前的事，將唐婉和唐媛都扶了起來，「好端端的怎麼都摔了，快起來，讓人瞧見了可不好。」

顧太太扶唐婉的時候才發現她另一邊的臉上有清晰的五指印，臉也腫得老高，可見被打得有多狠，她也沒點破，扶起兩人後便想帶著顧承離開。

正好唐媛的丫鬢粉桃帶著劉氏找過來了，見著顧家母子，劉氏臉上立即堆出了笑，

「許姊姊，咱們還真是有緣，又遇在一處了。」

等劉氏走近了，也瞧見了唐婉臉上的五指印，心裡咯噔一聲，吩咐粉桃和夏枝，「帶姑娘們去大殿吧，老太太讓都過去呢。」

等唐婉和唐媛都走了，劉氏這才親暱的挽著顧太太的手，「咱們二丫頭臉皮薄，我這個做二孀的不好問，便只能問許姊姊了，可知二丫頭臉上怎麼回事？」

顧太太搖頭，「我瞧見她們的時候便是這般了，我是外人，也不好問什麼，索性便當作沒看見了。」

聞言，劉氏心裡這才鬆了一口氣，她不用問也知道定是唐媛打的，之所以要問一下，只是想確定許氏有沒有看見她女兒動手。

兩人又說了幾句客氣話，劉氏便藉著唐老太太的名義離開了。

待她走遠了，顧承才開口，「娘，那樣的姑娘，兒子不願娶。」

顧太太拍拍他的手，「放心，原先不知道倒也罷了，如今親眼見了，我也不敢讓這樣的姑娘進門。」

至於顧太太為何不同劉氏說實話，顧承也猜得出一二，不過是兩家有生意往來，做些面子上的人情罷了。

第三章 郭夫人的示好

等這邊人都散了，蔣潤才從樹上跳下來，掂了掂手裡的小石子，隨意扔到了一旁。他猜到小哭包的用意，便沒有阻止那惡毒姊姊的一巴掌，可看到小哭包臉都腫了時，他便後悔了，他從小看著長大的小哭包啊，他心疼！

所以剛剛扔石子時用了巧勁，那惡毒姊姊表面上看只摔了一下，可他知道，不疼夠十天半個月，那惡毒姊姊是好不了的。

那邊，唐媛被粉桃攙扶著往前艱難的走著，屁股連著尾椎的地方疼得不行，她只要一動便是鑽心的疼，本還想再教訓教訓唐婉這個賤人，也疼得沒了心思。

轉頭看見唐婉臉上的巴掌印，她免不了得意，長得再好看又如何，頂著個巴掌印，看誰還覺得妳好看。

她不知道，唐婉這會雖然臉上很疼，心裡高興著呢。

今兒這一關算是過了，臉上頂著個巴掌印，老太太再是想讓她在人前露臉也是不可能的，唐家的臉面重要。

只要過了今天這一關，以唐家的身分想要一下子結識好些達官貴人根本不可能，結識不了，自然就不能將她送出去了，若老太太還想著用她來換唐家的前程，那便得等上一年，這一年的時間裡，她便是安全的，不但安全，老太太為著私心，還會對她好。

她只要有了這點好，便能在唐家過得不比誰差。

一個巴掌換一年的太平日子，值！太值了！

至於這一巴掌，只要唐媛還沒嫁出去，那有的是機會討回來。

她心裡本就高興，再看到唐媛走路吃力的模樣，便更加高興了。

越往大殿走，人漸漸多了起來，唐媛這怪異的走姿落在人眼裡，投過來的目光便也多了。

唐媛臉上發燙，心裡恨唐婉恨得不行，都是這個賤人害的，可她即便想做什麼，也是有心無力。

劉氏和顧太太說完話已經趕上來了，安慰寶貝女兒幾句，和粉桃一左一右扶著唐媛走，總算沒那麼難看了。

唐婉讓夏枝攙著走在幾人後頭，夏枝忍笑忍得辛苦，但看到自家姑娘臉上的五指印，她又笑不出來了，只低聲罵了句「活該」。

遠遠的便看見唐老太太皺著眉朝她們這邊看，劉氏母女加快腳步趕過去，唐婉也想跟上她們，誰知才走了兩步被人喚住了。

「這位姑娘請留步。」

喊住唐婉的是一位三十來歲的婦人，身後跟著一位十六七歲的少年和一位十四五歲的少女，應是她的兒女。

唐婉不認識他們，但她向來知禮數，先給幾人行禮，然後才提出自己的疑問，「夫人好，請問您是？」

那婦人卻不答她，只盯著她的臉瞧，瞧她臉上的五指印，眼裡的心疼簡直要溢出眼眶，卻什麼都沒有問。

唐婉自幼接受了太多來自家人的惡意，陡然對上陌生人這般關愛的目光，她有些慌了神，求助的看向婦人身後的女孩兒，「姑娘，夫人這是怎麼了？」

女孩也不知怎麼回事，「娘親？」

瞧見兒女們都著急了，婦人才深吸幾口氣平復了心情，但看著唐婉的目光還是絲絲縷縷透著心疼，「沒事，姑娘的樣貌像極了我的一位故人，看見姑娘我便想到了她，這才失態，讓姑娘見笑了。」

唐婉恍然，原來是想到了故人，她沒有多說什麼，見這婦人也沒什麼事，便想著告辭，畢竟唐老太太就在不遠處等著呢。

婦人卻攔住了她，「敢問姑娘的娘可是姓宋？」

唐婉搖頭，見婦人這般殷切，語氣裡不免替婦人惋惜，「讓夫人失望了，我母親姓趙。」

「那姑娘是哪處府上的千金，改日我親自登門拜訪？」婦人問得小心翼翼，生怕嚇著唐婉。

唐婉見她這般，倒是生出了些惻隱之心，當下也不急著走了。

她們這會兒正站在路中間，人來人往，說話多有不便，唐婉便做了個請的動作，將婦人請到旁邊的大樹底下好好說話。

婦人見她這般，臉上又是哭又是笑，自己覺得不太好，便說道：「我這是高興，高興的。」

唐婉回了她一個笑，回答她先前的問題，「夫人，我不是什麼千金，我家是做生意的，姓唐，商戶出身，不值得夫人親自登門，還請夫人見諒。」

這便是婉拒了，婦人眸子裡的光頓時暗了一下，隨即又燃了起來，「不若妳常來我們家陪我說說話，如何？」

「這？」

這話唐婉不敢應，老太太輕易不讓她們出門，她若應下卻不兌現，豈不是欺騙人家？且瞧這婦人的神情，是當真關心她，應是她長得像她的故人，愛屋及烏了。正想著這話要怎麼回，那邊唐老太太瞧見她同人說話，便遣了趙氏過來看一眼。待趙氏瞧見那婦人的長相，立即驚呼出聲，「郭、郭夫人？」

這婦人便是當朝正三品大員、工部左侍郎郭信的妻子梅氏。

梅氏瞧過去也愣了一下，「……趙掌櫃？」聯繫唐婉之前說母親姓趙，梅氏反應過來，「妳便是這位姑娘的母親？」

唐家常年給郭家提供布匹首飾，這樣的高門大戶不會親自出來選東西，都是商鋪帶著東西上門讓她們挑選的，因著她們身分高貴，送東西上門的人也有講究，通常都是當家主母親自去送的。

一來二去的，趙氏在梅氏這裡便混了個眼熟，但也僅此而已。

趙氏應了聲是，語氣相當恭敬，「二丫頭確是我親生的。」她心裡翻江倒海，覺得膈應得不行，面上卻笑著看了唐婉一眼，「郭夫人，可是她惹著您不快了？」

梅氏怎麼也想不到，趙氏這樣普通的樣貌竟能生出這樣的女孩兒來。

她不由打量趙氏幾眼，再去看唐婉，母女倆完全沒有半點相像的地方，若不是她們自己說，任誰都看不出這是一對親母女。

梅氏趕緊否認，「不不，她沒惹著我，是我看著這孩子便喜歡，想讓她時常到我府裡陪我說說話，不知能不能行？」

趙氏又看了唐婉一眼，袖子底下的手緊緊掐在一起，勉強擠了個笑出來，卻是不答，反指著不遠處的唐老太太。

「夫人有所不知，我家老太太對孫女們的教養十分嚴格，輕易不讓她們出門，若夫人想要個準信兒還得問問老太太的意思。」

她暗自思忖著，梅氏身分高貴，即便覺得二丫頭合眼緣，但畢竟是第一回見面，斷不會紆尊降貴去問唐老太太的意思。

她正暗自得意，就見梅氏朝唐老太太那裡望了一眼，然後招呼身後一雙兒女跟上，自己親自挽著唐婉的手，朝不遠處的唐老太太走過去了。

趙氏傻眼了，這人怎麼不按常理出牌？

唐婉也沒想到她會如此，一時之間驚得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趙氏趕緊跟上，快走兩步先到唐老太太跟前，這會兒當著眾人的面她不敢胡說，只得如實說了梅氏的身分。

唐婉一直暗中觀察唐老太太的反應，就見趙氏一說完，她的好祖母眸子便閃過一道精明的光。

唐老太太心裡十分高興，卻沒有立即應下來，「夫人，您身分高貴，家中孫女不懂事，會不會衝撞了您？」

梅氏說不會，「老太太放心，這孩子我一瞧就喜歡上了，不礙事的。」

唐老太太想了想，又看了眼梅氏身後眉清目秀的少年，最終點頭應允了。

等梅氏母子三人離開後，唐老太太的臉才沉下來，各看了唐婉和唐媛兩眼，沒有多問什麼，卻差了田嬈嬈去問寺中可有多餘的廂房。

不一會兒，田嬾嬾高高興興的回來了，「老太太，正好還有一間，老奴已經做主定下了。」

唐老太太臉色這才緩和了些，領著一家子女眷朝廂房去了。

進了廂房，唐老太太便沉聲吩咐，「去煮幾個雞蛋過來給二丫頭敷臉。」

唐婉心頭微微一跳，敷臉？這是還想讓她見人？看來還是低估了她的好祖母。

「祖母，不用麻煩，很快就會消下去的。」她的聲音還是怯怯的，聽上去綿軟得很。

唐老太太瞧著她這副模樣，心頭的火氣頓時散了不少，不由又暗暗讚了句，她一個老婆子見了都尚且如此，若這一幕落在男人眼裡，特別是那位以好色風流名滿京城的南王眼裡……她不敢往下想，生怕自己想著想著就會笑出來。

她之前花了大心思才打聽出來今兒南王會在這裡，費了老大的勁兒進來了，若二丫頭因著這一個巴掌印不能出去見人，她這些心血豈不都打了水漂？

這麼一想，她又忍不住狠狠瞪了唐媛一眼，嚇得唐媛直往她娘身後縮。

唐老太太在唐家擁有絕對的話語權，不單孫輩們怕她，幾個兒媳也挺怕她的。

雞蛋很快就煮好拿來了，夏枝自然的接過來剝了殼給唐婉敷臉。

她知道自家姑娘的心思，巴不得這印子能留到晚上，所以手上力道控制得很好，確保別人瞧不出什麼，又沒有真正敷到位。

她的預想是好的，不料田嬾嬾目光太毒辣，「妳這丫頭怎的敷臉都不會，力道太輕了沒用。」說著，她從夏枝手裡奪了雞蛋，親自給唐婉敷。

唐婉：「……」

夏枝：「……」

主僕倆互相看了一眼，都默默垂下了眸子。

田嬾嬾不愧是唐老太太身邊伺候的，這種小事對她來說簡直手到擒來，不到一個時辰，唐婉臉上的紅腫便消了下去，指印也淡得幾乎看不見了。

唐老太太終於滿意了，這才讓丫頭婆子們下去準備午飯。

吃過午飯，唐老太太藉口午睡，打發小輩們自個兒出去玩，卻叫住了唐婉。

「今兒個妳大姊姊隨她娘一起相看人家，二丫頭妳有什麼想法沒有？」唐老太太循循善誘。

唐婉搖頭，說到這個問題，她羞得低下了頭，不敢看唐老太太，「祖母，孫女、孫女還想在家多留兩年，多在祖母跟前盡盡孝心。」

唐老太太這會兒耐心很好，慢慢勸她，「妳這孩子，女孩兒大了都是要嫁人的，對祖母來說，妳們姊妹嫁得好才是對祖母盡了最大的孝心。」

唐婉心裡噁心得不行，面上卻裝作受寵若驚的模樣，撲到唐老太太懷裡，柔聲喚她「祖母」撒嬌。

唐老太太顯然沒料到她會做出這般親暱的舉動，一時不適應，身子明顯僵了一下。可她到底飽經風霜，立即愛憐的拍了拍唐婉的後背，「妳這孩子向來最得我心，親事我也一直在留意著，」她的語氣越發溫和，說出來的話卻叫人打心底發寒。

「這樣吧，今兒寺裡多是些達官貴人，讓田嬾嬾帶妳出去走走，若真遇上個合妳

眼緣的，不管花多大的代價祖母都會替妳爭取的。」

唐婉心裡門兒清，老太太這是已經找好了目標，只等田嬤嬤將她帶過去呢。

她的好祖母，心腸明明是黑的，說出來的話卻比蜜還要甜。

唐婉從唐老太太懷裡起來，「祖母，孫女是真的想多陪陪您……」

唐老太太眼裡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不耐，過了片刻才摸了摸唐婉的頭髮，「去吧，別辜負了祖母的一片心意。」

她都這般說了，唐婉再拒絕便是不孝，夏枝很有眼力的過來扶她站起來。

唐婉道：「那，有勞田嬤嬤了。」

「二姑娘客氣。」

田嬤嬤在前面引路，唐婉帶著夏枝落後她半步。

夏枝這會兒心裡著急得不行，這要真讓田嬤嬤帶過去，姑娘這輩子只怕是要毀了。

夏枝悄悄拉了拉唐婉衣角，想問唐婉接下來怎麼辦？

唐婉這會也是沒轍，事情已經出乎她的預料，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
她輕輕拍了下夏枝的手，示意她稍安勿躁。

夏枝著急啊，恨不得直接將田嬤嬤敲暈了才好。

田嬤嬤正回頭來看她，兩廂視線對上，夏枝立即換了個笑臉，「嬤嬤，咱們這是要去哪裡啊？」

田嬤嬤是唐老太太身邊貼身伺候的，人也精明得很，「自然是聽老太太的，帶二姑娘四處走走看看。」

夏枝衝她的背影飛快做了個鬼臉——老妖婆。

夏枝又問：「嬤嬤，這寺裡達官貴人太多了，若是不小心惹了人不快，咱們的小命兒是不是就不保了？」

田嬤嬤耐著性子答她，「不會，貴人們一般都挺和氣的。」

主僕倆跟著田嬤嬤走了好遠，路上遇見不少人，打量唐婉的也不少，卻沒人上來打聽。

唐婉想，這些個世家大族想來規矩也是極嚴的，輕易不會隨便搭訕陌生女子。

正想著，前頭院子裡走出來一位衣著華貴的少年郎，身後跟著一大群僕從。

這寒冬臘月的，少年手裡拿著把玉柄摺扇，時不時裝模作樣的搵兩下，本該是一派風流公子的模樣，可他身材偏胖，臉蛋也圓圓的，這般做派便顯得有些……滑稽。

田嬤嬤已經停了步子，朝身後的主僕二人招手示意。

唐婉心頭一凜，了然於胸，這便是老太太給她找的目標了，她本以為會是個能做她爹的老頭子，怎麼也沒想到會是個少年郎，雖然胖了些，但到底是不醜的，超過了她的預期。

夏枝看到這人的時候，握著唐婉手臂的手猛的收緊了，這、這人她見過！

唐府規矩嚴，姑娘家輕易不能出門，可她們這些丫鬟偶爾能替姑娘出去採買，夏枝便是採買的時候見過這人。

她下意識拉著自家姑娘往後退，不想讓自家姑娘被那人瞧見。

唐婉察覺到她的動作，低聲問她怎麼了？

夏枝這會兒已經要急哭了，「姑、姑娘，那人、那人他是……南王。」

京城以流連花街柳巷、風流好色聞名的南王。

南王？他是南王？

唐婉也震驚了，她雖沒見過南王，可也聽過南王的名號，今年十八歲，雖未娶正妃，可府裡已經有了好幾房姬妾，這還不算，他整日流連花叢，是青樓妓館的常客。

沒想到，老太太竟想把她給這樣一個人。

前一刻她還覺得情況沒有想像的那麼糟，這一刻只想抽自己一個大耳刮子。

老太太是什麼人，根本不會考慮她的死活，只一心想拿她換唐家的前程，她早該想到的。

南王好色，她生得貌美，普天之下，唐家能找著最高也最容易的高枝兒便是這位南王了。

她的好祖母胃口可真大！

主僕倆震驚的時候，田嬤嬤已經跪下給南王行禮了，「奴婢見過王爺。」

南王「嗯」了一聲，玉扇指著唐婉，「這便是你們說的美人？」語氣輕慢，似在說一件物品，上下打量唐婉幾眼，「的確生得不錯，本王喜歡。」

見唐婉主僕還傻愣愣的呆站在那兒，他又問田嬤嬤，「莫不是個傻子，見了本王都不知道行禮？」

田嬤嬤回頭一看，趕緊去拉唐婉，還一面給南王告罪，「王爺息怒，咱們姑娘見著王爺的天人之資，驚住了。」

她一面說一面回頭給唐婉使眼色。

唐婉已經回過神了，也聽明白田嬤嬤剛剛的話，敢情老太太之前便派人往南王跟前遞過信兒了，這才有了田嬤嬤帶她過來這一齣。

老太太還真是費心了。

心口泛起了細細密密的疼，她輕勾了下唇角，嘲笑自己太過天真，只一瞬，她掩去心底的情緒，思考對策。

如今她已經被南王瞧見了，南王也直言喜歡她的皮相，那性子呢？

她不由抬頭看了南王一眼，玉扇在他手裡晃了晃，露出繡工精美的袖口，這樣一個處處精緻妥貼的王爺，想必是不會喜歡粗俗蠢笨的女子的，且她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給他行禮，不若再做點什麼讓他厭棄……

只是這樣一來便會在田嬤嬤面前暴露自己……

就在她想著一個萬全之策的時候，一個小沙彌跑過來，衝南王行了個佛禮，「王爺，有人讓貧僧給您傳個口信。」

「誰這麼大膽敢給本王傳口信？」

小沙彌有些為難，頓了頓，「那人說只能說與王爺一人聽。」

南王正盯著唐婉的臉看呢，這會兒哪捨得離開，便讓小沙彌附耳與他說。

唐婉也不知小沙彌說了什麼，只見南王立即變了神色，話都說不利索了，「他、

他、他、他怎麼來了？」

說罷，看也不看唐婉她們，趕緊讓小沙彌帶路。

南王帶著僕從一瞬間走了個乾淨，田嬾嬾從地上爬起來，看著南王離開的方向心有不甘。

這南王怎麼就走了呢？

好不容易才讓他見著了二姑娘，這走了是什麼意思？

剛剛還說喜歡的呢？

她不由看了眼還站在原地沒有動彈的主僕二人，打心底有些瞧不起，但面上還是關心的問了句，「二姑娘可是嚇著了？」

唐婉順著她的話點了下頭，後怕的拍拍心口，「嬾嬾，您可能不知這南王的名聲，他就是個好色之徒，嚇死我了，幸好他被人叫走了。」

田嬾嬾張了張嘴，不知道該怎麼接這話，她忽然開始同情這個頭腦簡單的二姑娘，不知她若知道老太太想將她給南王做妾時，會是什麼反應？

另一邊，南王被小沙彌帶進了一處偏僻的廂房。

他先探頭朝裡看了眼，見沒有別人，便揮手讓小沙彌離開了。

等人離開後，他趕緊將手裡的扇子收進懷裡，這才推門進去。

裡面，一道修長挺拔的人影立在窗前，聽見身後的動靜也沒有回頭。

即便如此，南王也不敢放肆，恭恭敬敬的行禮，「六叔。」

蔣潤「嗯」了一聲，還是沒有回頭，也沒說話。

南王站在他身後有些不知所措，他從小天不怕地不怕，景和帝都拿他沒有辦法，唯一能讓他害怕的便是面前這位六叔了，不是他慫，實在是六叔手底下吃過太多虧，怕了。

他到現在都沒弄明白，明明六叔就只大了他三歲，腦子裡怎麼那麼多整人的法子？六叔叫他來卻不說話，他心裡七上八下的，腦子裡努力回想是不是什麼時候又不知不覺中得罪了他。

想了好半天也沒想出來，南王終於受不住，開口問：「六叔怎麼來這裡了？」

蔣潤這才轉過身，清冷的眸子掃向他，眼尾一挑，「怎麼，你能來我就來不得？」

「不不不，」南王趕緊否認，「我、我這不是有正事才來的嗎？」

「正事？」蔣潤睨他一眼，「看姑娘便是你的正事？」

南王「嘿嘿」一笑，說到姑娘他就來了勁，身上的拘束勁兒也瞬間少了，自顧自在蔣潤面前坐下，「那可不，姑娘多好看啊，不看豈不可惜？」

「那你是瞧見了？」

南王連忙點頭，「瞧見了瞧見了，人是真的美，若不是六叔你喚我過來，我這會兒指不定正和那姑娘說話聊天呢。」

話音剛落，他頭上就挨了蔣潤一記栗爆，疼得立即閉了嘴。

他怎麼忘了，他這六叔向來不近女色，都二十有一了，還沒有嘗過女人的滋味兒，當著他的面這般說確實不太合適，挨這記栗爆不冤。

他正想著，卻聽見對面說了一句，「剛剛那女孩兒是我的人，收起你那些個齷齪

心思，否則別怪我不客氣。」

「哦哦，我知……」

南王下意識便應下了，直到說了這幾個字才反應過來六叔到底說了什麼，差點驚掉下巴，「六六、六叔，你剛說了什麼？」

蔣潤瞥他一眼，「還想讓我重複一遍？」

「呃……不用。」南王從善如流，「我知道怎麼做了，不過六叔，你也知道我就好這一口，看著那麼好看的美人兒卻不能下手，我這心裡頭難受啊，你要是能回答我兩個問題，我便不難受了。」

天底下美人多得是，多一個少一個對他而言其實沒什麼區別，可他心裡好奇啊，從未聽說過六叔對哪個女子上過心，更別提能讓他的六叔親自到他面前來要人了。這要是傳出去，簡直就是驚天大祕聞，父皇母后若是知道了肯定也高興。

「你得告訴我什麼叫那女孩兒是你的人？你已經把人給睡了？」

「閉嘴！」

蔣潤眉頭突突的跳，不由抬手按自己腦門，這廝腦子想的都是些什麼亂七八糟的？

南王見他抬手，以為又要打他，嚇得一下子跳開了老遠，身子雖胖卻靈活得像隻兔子，也不知他是怎麼做到的。

跳開還不算，他還先認了慫，「我不問，我不問了還不行嗎？別動手、別動手啊！」

上回六叔動了動手指，他便在家躺了十天，躺十天其實也沒什麼，關鍵是這十天他還碰不得女人，這簡直要了他的命了。

蔣潤：「……」

這麼個憨貨為什麼會是他親侄子？

要換成旁人，直接打死算了。